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
JINGDIAN YUEDU

人类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

NLIC2970822449

在名家的作品中体验梦想之美
在名作的智慧中提升生命的价值
古今中外的名家用经典篇章诉说了人类的梦想
青春之花在阅读中悄然绽放



名家名篇
经典阅读
JING DIAN YUE DU
青春版

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中外名家用经验书写着人生，用生命创造着价值，用智慧追寻着梦想，他们的名作名篇给我们留下了恒久流传的艺术之美，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情感，更让我们在阅读中感悟到人类追求梦想的执著，和实现梦想的勇气。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

人类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

NLIC2970822449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类与梦想 / 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2.1
(中央电视台“开学第一课”全国中学生“超越梦想”选读精品)

ISBN 978-7-5387-3950-3

I. ①人... II. ①开...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3721号

出品人 陈琛

选题策划 苗欣宇

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野

装帧设计 孙 俪

排版制作 郭亚蕊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人类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700×980毫米 1/16 字数 / 178千字 印张 / 12

版次 / 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 /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0.00元

本书作品著作权由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代理

地址 /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室 电话 / 010-82351004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你们绝不会这样·····	[美] 海明威 / 001
老房子·····	[丹麦] 安徒生 / 014
“帅府”巡礼·····	孙 犁 / 021
哭泣的骆驼·····	三 毛 / 023
论谦卑·····	迟子建 / 056
常德的船·····	沈从文 / 059
微 神·····	老 舍 / 066
上元灯·····	施蛰存 / 076
巧克力手印·····	铁 凝 / 082
小脚金字塔·····	苏 青 / 088
拳击家·····	[美] 海明威 / 093
禁捕季节·····	[美] 海明威 / 103
箱子与鬼·····	[法] 司汤达 / 109
高尔基回忆契诃夫·····	刘维成 / 128
对自己的人生负责·····	张廷春 / 132
从前的美丽·····	周 伟 / 135
爱是100:0·····	[美] 桃乐茜·卡斯派 / 139
幸 福·····	苏 北 / 141

相信潜力·····	[美] 冯奈塔·弗劳尔 / 143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·····	丁 玲 / 145
生 气·····	亦 舒 / 148
上大学去·····	范子平 / 149
骑白马的不都是王子·····	阮 直 / 152
内心的羁绊·····	尹玉生 / 154
美丽的火车·····	阮献武 / 155
集中营里的日记本·····	[美] 菲丽曼 / 157
犯错的成本·····	莫小米 / 160
长征路上传教士·····	何立波 / 161
布古纳法索是他的家乡·····	张君宝 / 165
爱情信物史·····	胡 弦 / 168
爱你本来的样子·····	[美] 陆可铎 / 170
1908年的马拉松·····	[英] 杰弗·蒂鲍尔斯 / 174
“专任教授”的骄傲 ·····	陈平原 / 179
“来生”选择里的今生期待·····	毕书之 / 182
不屈的抗俘·····	布衣江南 / 185

你们绝不会这样

[美] 海明威

部队攻过了田野，在这低洼的公路和那一带农舍的前方曾遭到过机枪火力的阻击，进了镇子可就没有再遇到抵抗，一直攻到了河边。尼克·亚当斯骑了辆自行车顺着公路一路过来（碰到路面实在坎坷难行的地方就只好下车推着走），根据地上遗尸的位置，他揣摩出了战斗的经过情景。

尸体有单个的，也有成堆的，茂密的野草里有，沿路也有，口袋都给兜底翻了出来，身上叮满了苍蝇，无论单个的还是成堆的，尸体的四周总是纸片狼藉。

001

路旁的野草和庄稼地里还丢着许多物资，有的地方连公路上都狼藉满地：看到有一个野外炊事场，那一定是仗打得顺利的时候从后方运上来的；还有许多小牛铺盖的挎包，手榴弹，钢盔，步枪，有时还看到有步枪枪托朝天，刺刀插在泥土里——看来他们最后还在这里掘过好些壕沟；除了手榴弹、钢盔、步枪，还有挖壕沟用的家伙，弹药箱，信号枪，散落一地的信号弹，药品箱，防毒面具，装防毒面具用的空筒，一挺三脚架架得低低的机枪，机枪下一大堆空弹壳，子弹箱里还露出了夹得满满的子弹带，加冷水用的水壶倒翻在地，水都干了，后膛早已炸坏，机枪手东歪西倒，前后左右的野草里，照例又是纸片狼藉。

乱纸堆里有弥撒经；有印着合影照的明信片，照片里正就是这个机枪组的成员，都红光满面，高高兴兴地站好了队，好像一个足球队照个相准备登上大学年刊一样，如今他们都歪歪扭扭地倒在野草里，浑身肿胀；还有印着宣传画的明信片，画的是一个穿奥地利军装的士兵正把一个女人

按倒在床上，人物形象大有印象画派的味道，论画倒也画得蛮动人，只是和现实情况完全不符，其实那些强奸妇女的都要把裙子掀起来蒙住妇女的头，使她喊不出声来，有时候还有个同伙骑在她的头上。这种煽动性的画为数不少，显然都是在进攻前不久发出来的。如今就跟那些弄得污黑的照相明信片一起散得到处都是。此外，还有乡下照相馆里拍的乡下姑娘的小相片，偶尔还有些儿童照，还有就是家信，家信之外还是家信。总之，有尸体的地方就一定有大量乱纸，这次进攻留下的遗迹也不例外。

这些阵亡者才死未久，所以除了腰包以外，还无人过问。尼克一路注意到，我方的阵亡将士（至少在他心目中认为是我方的阵亡将士）倒是少得有点出乎意料。他们的外套也给解开了，口袋也给兜底翻过来了，根据他们的位置，还可以看出这次进攻采用什么方式，什么战术。炎热的天气可是不管你的国籍的，所以他们也都一样被烤得浑身肿胀。

镇上的奥军最后显然就是沿着这条低洼的公路设防死守的，退下来的可说绝无仅有。街上总共只见三具尸体，看来都是在逃跑的时候给打死的。镇上的房屋都给炮火打坏了，街上净是零零落落的墙粉屑、灰泥块，还有断梁，碎瓦以及许多弹坑，有的弹坑给芥子皮熏得边上都发了黄。地下弹片累累，瓦砾堆里到处可见开花弹的弹丸。镇上根本没有半个人影。

尼克·亚当斯自从离开福尔纳普以来，还没有看到过一个人。不过他沿着公路一路而来，经过树木茂盛的地带，曾经看到公路左侧桑叶顶上腾起一阵阵热浪，这说明密匝匝的桑叶后面分明有大炮隐蔽在那里，炮筒都给太阳晒得发烫了。如今看见镇上竟空无一人，他感到意外，于是就穿镇而过，来到紧靠河边、低于堤岸的那一段公路上。镇口有一片光秃秃的空地，公路就从这里顺坡而下，在坡上他看到了平静的河面，对岸曲折的矮堤，还有奥军战壕前垒起的泥土，都晒得发白了。多时未见，这一带已是那么郁郁葱葱，绿得刺眼，尽管如今已成了个历史性的地点，这一段浅浅的河可依旧是浅浅的。

部队部署在河的左岸。堤岸顶上有一排坑，坑里有些士兵。尼克看到有的地方架着机枪，焰火信号弹也上了发射架。堤坡上坑里的士兵则都在睡大觉。谁也没来向他查问口令。他只管往前走，刚随着土堤拐了个弯，

不防闪出来一个胡子拉碴、眼皮红肿、满眼都是血丝的年轻少尉，拿手枪对住了他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尼克告诉了他。

“有什么证明？”

尼克出示了通行证，证件上有他的照片，有他的姓名身份，还盖上了第三集团军的大印。少尉一把抓在手里。

“放在我这儿吧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”尼克说，“证件得还给我，手枪快收起来。放到枪套里去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你是谁的人呢？”

“证件上不写着吗？”

“万一证件是假的呢？这证件得交给我。”

“别胡闹啦，”尼克乐呵呵地说：“快带我去见你们连长吧。”

“我得送你到营部去。”

“行啊，”尼克说。“喂，你认识帕拉维普尼上尉吗？就是那个留小胡子的高个子，以前当过建筑师，会说英国话的。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有点认识。”

“他指挥几连？”

“二连。”

“现在他是营长。”

“那可好，”尼克说。听说帕拉安然无恙，他心里觉得一宽。“咱们到营部去吧。”

刚才尼克出镇口的时候，右边一所破房子的上空爆炸过三颗开花弹，此后就一直没有打过炮。可是这军官的脸色却老惨在挨排炮一样。不但脸色那样紧张，连声音听起来都不大自然。他的手枪使尼克很不自在。

“快把枪收起来，”他说，“敌人跟你还隔着这么大一条河呢。”

“我要真当你是奸细的话，早就一枪毙了你啦。”少尉说。

“得啦，”尼克说，“咱们到营部去吧。”这个军官弄得他非常不自在。

营部设在一掩蔽部里，代营长帕拉维普尼上尉坐在桌子后边，比从前更消瘦了，那英国乞派也更足了。尼克一个敬礼，他马上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。

“好哇，”他说。“乍一看，简直认不出你了。你穿了这身军装在干什么呀？”

“是他们叫我穿的。”

“见到你太高兴了，尼古洛。”

“真太高兴了。你面色不错呢。仗打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我们这场进攻战打得漂亮极了。真的，漂亮极了。我给你讲讲，你来看。”

他就在地图上比画着，讲了进攻的过程。

“我是从福尔纳普来的，”尼克说，“一路上也看得出一些情况。的确打得很不错。”

“了不起。实在了不起。你现在被调到团部？”

“不。我的任务就是到处走走，让大家看看我这一身军装。”

“有这样的怪事？”

“要是看到有这么一个身穿美军制服的人，大家就会相信美国军队快要大批开到了。”

“可怎么让他们知道这是美国军队的制服呢？”

“你告诉他们嘛。”

“啊，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就派一名班长给你带路，陪你到各处部队里去转一转。”

“像个臭政客似的。”尼克说。

“你要是穿了便服，那就要引人注目多了。在这儿穿了便服才真叫万众瞩目呢。”

“还要戴一顶洪堡帽。”尼克说。

“或者戴一顶毛茸茸的费陀拉也行。”

“照规矩呢，我口袋里应该装满了香烟啦，明信片啦这一类的东西，”尼克说，“还应该背上一满袋巧克力。逢人分发，捎带着慰问几句，还要拍拍背脊。可现在一没有香烟、明信片，二没有巧克力。所以他们叫我随便走上一圈就行。”

“不过我相信你这一来对部队总是个很大的鼓励。”

“你可别那么想才好。”尼克说，“老实说我心里实在觉得腻味透了。其实按我的一贯宗旨，我倒巴不得给你带一瓶白兰地来。”

“按你的一贯宗旨。”帕拉说着，这才第一次笑了笑，露出了发黄的牙齿，“这话真说得妙极了。你要不要喝点土白兰地？”

“不喝了，谢谢。”尼克说。

“酒里没有乙醚呢。”

“我至今还觉得嘴里有股乙醚味儿。”尼克一下子全想起来了。

“你知道，要不是那次一起坐卡车回来，在路上听你胡说一气，我还根本不知道你喝醉了昵。”

“我每次进攻前都要灌个醉。”尼克说。

“我就受不了。”帕拉说，“我第一次打仗尝过这个滋味，那是我生气打的第一仗，一喝醉反而觉得难过极了，到后来又渴得要命。”

“这么说你用不着靠酒来帮忙。”

“可你打起仗来比我勇敢多了。”

“哪里哟，”尼克说，“我有自知之明，晓得自己还是喝醉为好。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难为情的。”

“我可从来没有看见你喝醉过。”

“没见过？”尼克说，“会没见过？你难道不记得了，那天晚上我们从梅斯特雷乘卡车到波托格朗台，路上我想要睡觉，把自行车当做了毯子，打算拉过来齐胸盖好？”

“那可不是在火线上。”

“我这个人是好是孬，咱们也别谈了。”尼克说，“这个问题我自己心里太清楚了，我都不愿意再想了。”

“那你还是先在这儿待会儿吧。”帕拉维普尼说，“要打盹只管请

便。这个洞子打几炮也还经得起。这会儿天还热，出去走走还早。”

“我看反正也不忙。”

“你的身体真的好了吗？”

“蛮好。完全正常。”

“不，要实事求是说。”

“是完全正常。不过没有个灯睡不着觉。就是还有这么点小毛病。”

“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动个开颅手术。别看我不是个医生，我看得可准了。”

“不过，医生认为还是让它自己吸收的好，那也只好如此。怎么啦？难道你看我的神经不大正常？”

“哪里，绝对正常。”

“谁只要一旦给医生下了个神经失常的诊断，那就够你受的。”尼克说，“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相信你了。”

“我说还是打个盹好，尼古洛，”帕拉维普尼说，“不过这个地方跟我们以前见惯的营部可不能比。我们就等着转移呢。这会儿天气还热，你不要出去——犯不上的。还是在床铺上躺一会儿。”

“那我就躺一会儿吧。”尼克说。

尼克躺在床铺上。他身上不大对劲，心里本来就很不痛快，何况这都叫帕拉维普尼上尉一眼看出来了，所以越发感到灰心丧气。这个地下掩蔽部可不及从前的一个大，记得当初他带的那一个排，都是1899年出生的士兵，刚上前线，碰上进攻前的炮轰，在掩蔽部里吓得歇斯底里的，帕拉命令他带他们每两人一批，出洞去走走，好叫他们明白不会有什么危险，他呢，拿钢盔皮带紧紧地扣住了下巴，不让嘴唇动一动。心里明知道这种毛病一发作就别想止得住。明知道这种办法根本是胡说八道。——他要是哭闹个没完，那就揍他个鼻子开花，看他还有心思哭闹。我倒想枪毙一个，可现在来不及了。怕他们会愈闹愈凶。还是去揍他个鼻子开花吧。进攻的时间改在五点二十分了。咱们只剩下四分钟了。还有那一个窝囊废，也得把他揍个鼻子开花，揍完就屁股上一脚把他踢出去。你看这样一来他们会去了吗？要是再不肯去，就枪毙两个，把余下的人好歹都一起轰

出去。班长，你要在后面押队哪。你自己走在头里，后面没有一个人跟上来，那有屁用。你自己走了，要把他们也带出去啊。真是胡闹一气。好了。这就对了。于是他看了看表，才以平静的口气——才以那种极有分量的平静的口气，说了声：“真是萨伏依人。”他没有酒喝也只好去了，来不及弄酒喝了。地洞倒塌，洞子的一头整个儿坍了，他自己的酒哪还找得到呢。一切都是由此而起的。他没喝酒就往那山坡上去了，就只这一回他没有喝醉就去了。回来以后，好像那做了医院的架空索道站就着了火，过了四天，有些伤员就往后方撤了，也有一些却没撤，可我们还是攻上去又退回来，退到山下——总是退到山下。嗨，盖蓓·台里斯来了，奇怪，怎么满身都是羽毛啊。一年前你还叫我好宝贝呢……嗒嗒嗒……你还说你挺喜欢我呢……嗒嗒嗒……有羽毛也好，没羽毛也好，那可永远是我的好盖蓓，我呢，我就叫哈利·皮尔塞，我们俩上山一到陡坡，总要从右手里跳下出租汽车。他每天晚上总会梦见这么一座山，还会梦见圣心堂，晶莹透亮，像个肥皂泡一样。他的女朋友有时跟他在一起，有时却跟别人做了伴，他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，反正逢到她不在的夜晚，河水一定涨得异样的高，水面也一定异样的平静。他总还梦见福萨尔塔镇外有一所黄皮矮屋，四周柳树环绕，旁边还有一间矮矮的马棚，屋前还有一条运河。这个地方他到过千儿八百次了，可从来没见过有那么一所屋子，但是现在每天一到夜里，这所矮屋就会像那座山一样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，只是见了这屋子他就害怕。那好像比什么都重要，他每天晚上都会见到。他倒也巴不得每天能看一看，只是他见了就要害怕，特别是有时见到屋前柳下运河岸边还静静地停着一条船，那就怕得更厉害了。不过那运河的河岸跟这里的河岸不一样。运河的河岸更加低平，倒跟波托格朗台那一带差不多，记得当初他们就是在波托格朗台看到那一批人，高高地举着步枪，在水里一步一挣扎，爬上淹没的河滩而来，最后却都连人带枪纷纷倒在水里。那个命令是谁下的？要不是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，他本来是可以想得起来的。他正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凡事总要看个周详，弄个清楚，心里有了准，临事就可以应付自如，可是偏偏这脑子会无缘无故说糊涂就糊涂，比如现在他就糊涂了——他躺在营部的一张床铺上，帕拉当了个营长，他呢，却穿着一

套倒霉的美军制服。他仰起身来四下望望，只见大家都瞅着他。帕拉出去了。他就又躺了下来。

巴黎的一段经历论时间还要早些，对这一段事他倒不是怎么害怕，就算偶尔有些害怕吧，那也无非是因为她跟着别人走了，要不就是担心他们还会碰上早先照过面的车夫。他所害怕的无非就是这些。对前线的事倒是一点也不怕。他的眼前也不再出现前线的景象了，现在使他心惊胆战、怎么也摆脱不开的，倒是那所长长的黄平矮屋，以及那阔得异乎寻常的河面。他今天又重来这里，到了河边，也去过了镇上，却看到并没有那么一所屋子。看到这里的河也并非如梦中那样。那么他每天晚上去的到底是哪儿呢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为什么他一醒过来就要遍体冷汗，为了一所屋子、一间长长的马棚、一条运河，竟会比受到炮轰还吓得厉害呢？

他坐了起来，小心地把腿放下；这双腿伸直的时间一长，就要发僵；看到副官、信号兵和门口的两个传令兵都盯着他，他也盯了他们一眼，然后就把他那顶蒙着布罩的钢盔戴上。

“很抱歉，我没带巧克力来，也没带明信片和香烟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我还是穿着这身军装来了。”

“营长马上就回来了。”那副官说。在他们部队里副官不过是个军士，不是个官。

“这身军装还不完全符合规格，”尼克对他们说，“不过也可以让大家心里有个数。几百万美国大军不久就到。”

“你说美国人会派到我们这儿来？”那副官问。

“可不。这些美国人呀，个儿都有我两个那么大，身体健壮，心地纯洁，晚上睡得着觉，从来没有受过伤，挨过炸，也从来没有碰上过地洞倒塌，从来不知道害怕，也不爱喝酒，对家乡的姑娘不会变心，多数从来没有长过虱子——都是些出色的小伙子，回头你们就会看到的。”

“你是意大利人？”那副官问。

“不，美洲人。你们看这身军装。是斯帕诺里尼服装公司特地裁制的，不过缝得还不完全合乎规格。”

“北美，还是南美？”

“北美。”尼克说。他觉得那股气又上来了。不行，得沉住点气。

“可你会说意大利话。”

“那又有什么？难道我说意大利话不好吗？难道我连意大利话都不能说吗？”

“你得了意大利勋章呢。”

“不过拿到了些勋表和证书罢了。勋章是后来补发的。不知是托人保管、人家走了呢，还是连同行李一起都遗失了。反正那在米兰还买得到。要紧的是证书。你们也不要觉得不高兴。你们在前线待久了，也会得几个勋章的。”

“我是厄立特里亚战役的老兵，”副官口平生硬地说，“我在的黎波里打过仗。”

“这真是幸会了，”尼克伸出手去，“那一仗一定打得挺苦吧。我刚才就注意到你的勋表了。你也许还去过了卡索吧？”

“我是最近才应征入伍参加这次战争的。本来论年纪我已经超龄了。”

“我原先倒是适龄的，”尼克说，“可现在也退役了。”

“那你今天还来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来让大家看看这一身美军制服的，”尼克说，“挺有意思的，可不是？领口是稍微紧了点，不过不消多久你们就可以看到，穿这种军装的要来好几百万，像蝗虫那样一大片。你们要知道，我们平日所说的蚁蚱——我们美国人平日所说的蚁蚱，其实也就是蝗虫一类。真正的蚁蚱身个小，皮色绿，蹦跳的劲头也没有那么大。不过你们千万不能弄错，我说的是蝗虫，不是蝉——不是知了。蝉会连续不断地发出一种独特的叫声，可惜那种声音我现在一时记不起来了。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。刚刚要想起来，一下子又逃得无影无踪了。对不起，请让我歇一口气。”

“去把营长找来。”副官对一个传令兵说。“你受过伤了，我看得出来。”他又回头对尼克说。

“受过好几处伤啦。”尼克说，“要是你们对伤疤有兴趣，我倒有几个非常有趣的伤疤可以给你们看看，不过，我还是喜欢谈谈蚁蚱。就是我

们所说的蚁蚋，其实也就是蝗虫一类啦。这种昆虫，在我的生命史上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。说起来你们也许会感兴趣，你们不妨一边听我说，一边看我的军装。”

副官对另一个传令兵做了个手势，那传令兵也出去了。

“好好地看看这套军装。要知道，这是斯帕诺里尼服装公司裁制的。你们也请来看一看吧，”这句话尼克是冲着那几个信号兵说的，“我真没有军衔，不骗你们。我们是归美国领事管的。只管请看，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。睁大了眼睛看也不要紧。我这就来给你们讲美国的蝗虫。根据我们一向的经验，有一种叫做‘茶色中个儿’的，那最好了。浸在水里不容易泡烂，鱼也最喜欢吃。还有一种个儿大些的，飞起来会发出响声，很有点像响尾蛇甩响了尾巴似的，刺耳得很，翅膀的色彩都很鲜艳，有一色鲜红的，有黄底黑条的，但是这种虫子翅膀着水就糊，做鱼饵嫌太烂，而‘茶色中个儿’却肉头肥，汁水足，又结实，尽管各位也许永远也不会跟这种玩意儿打交道，不过假如可以冒昧推荐一下的话，我倒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向各位推荐的。只是有一点我还应该着重说一下，就是这种虫子你要是凭空手去捉，或者拿个网拍去扑，那是捉上一辈子也不够你做一天鱼饵的。那种捉法简直是胡闹，是白白地浪费时间。我再说一遍，各位，那种捉法是绝对行不通的。正确的办法，是使用捕鱼用的拉网，或者拿普通的蚊帐纱做一张网。假如我可以发表点意见的话（说不定有一天我真会提个建议呢），我认为军校里上轻武器课，应该把这个办法也都教给每个青年军官。两个军官把这样长短的一张网子对角拉好，或者也可以一人拿一头，躬着身子，一手捏住网的上端，一手捏住网的下端，就这样迎着风快跑。蚁蚋顺风飞来，一头扎在网上，就都兜住了，逃不掉了。这样不费多少工夫就可以捕到好大一堆，所以依我说，每个军官都应该随身带上一大块蚊帐纱，需要时就可以做上这么一只捕蚁蚋的拉网。各位大概都听懂我的意思了吧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对这一课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请提出来。请只管提出来。没有问题吗？那么临了我还想附带讲个意见。我要借用那位伟大的军人兼绅士亨利·威尔逊爵士的一句话：各位，你们不做统治者，那就得被统治。让我再说一遍。各位，有一句话我想请你们记住。

希望你们走出本讲堂的时候都能牢牢地记在心上。各位，你们不做统治者——那就得被统治。我的话完了，各位。再见。”

他脱下了那蒙着布罩的钢盔，随即又重新戴上，一弯腰从掩蔽部的矮门里走了出去。帕拉维普尼跟着那两个传令兵，正从低洼的公路上远远地走来。阳光下热极了，尼克把钢盔脱了下来。

“这里真应该搞个冷水设备，也好让人家把这劳什子用水冲冲，”他说。“我就到河里去浸一浸吧。”他就举步往堤岸上走。“尼古洛，”帕拉维普尼喊道。“尼古洛，你到哪儿去呀？”

“其实去浸一浸也没多大意思。”尼克捧着钢盔，又从堤岸上走了下来。“干也罢，湿也罢，反正戴着总是讨厌。难道你们的钢盔就从来不脱？”

“从来不脱，”帕拉说，“我戴得都快变成秃顶啦。快进去吧。”

一到里边，帕拉就让他坐下。

“你也知道，这玩意儿根本一点用也没有。”尼克说。“我记得我们刚拿到手的时候，戴在头上倒也胆子一壮，可后来脑浆四溢的场面也见得多了。”

“尼古洛，”帕拉说，“我看你应该回去。依我看你要是没有什么慰劳品的话，到前线来反而不好。在这里你也干不了什么事。就算你有些东西可以发发吧，你要是到前边去一走，弟兄们势必都要拥到一块儿，那不招来炮弹才怪呢。这可不行。”

“我也知道这都是胡闹，”尼克说，“这本来也不是我的主意。我听说我们的部队在这儿，就想趁此来看看你，看看我的一些老相识。不然的话我也就到岑松或者圣唐那去了。我真想再到圣唐那去看看那座桥呢。”

“我不能让你毫无意义地在这里东走西走。”帕拉维普尼上尉说。

“好吧。”尼克说。他觉得那股气又上来了。

“你能谅解我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尼克说。他极力想把气按下去。

“这一类的行动是应当在晚上进行的。”

“是啊。”尼克说。他觉得他已经按捺不住了。

“你瞧，我现在是这里的营长了。”帕拉说。

“这又有什么不该的呢？”尼克说，这一下可全爆发了，“你不是能读书、会写字吗？”

“对。”帕拉的口气挺温和。

“可惜你手下的这个营人马少得也真可怜。等将来一旦兵员补足了，他们还会叫你回去当你的连长。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尸体埋一埋呢？我刚才算是领教过了。我实在不想再看了。他们要不忙埋那是他们的事，跟我没什么相干，不过早些埋掉对你们可有好处。再这样下去你们都要受不了的。”

“你把自行车停在哪儿啦？”

“在末了一幢房子里。”

“你看停在那儿妥当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”尼克说，“我一会儿就去。”

“你还是躺一会儿吧，尼古洛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他合上了眼。出现在他眼前的，并不是个大胡子端起步枪瞄准了他，沉住了气，一扣扳机，一道白光，恍惚一个闷棍打在身上，两膝一软跪了下去，一股又热又甜的东西顿时堵住在喉咙口，呛得他都喷在石头上，身旁涌过千军万马——不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所黄墙长屋，旁边有一间矮马棚，屋前的河阔得异样，也平静得异样。“天哪，”他说，“我还是走吧。”

他站了起来。

“我要走了，帕拉，”他说，“现在天还不晚，我还是早些骑车回去。回去看要是有什么慰劳品到了，今儿晚上我就给你们送来。要是还没有，等哪天有了东西，天黑以后我就送来。”

“这会儿还热得很呢，你骑车不行吧。”帕拉维普尼上尉说。

“你用不到担心。”尼克说，“我这一阵子已经好多了。刚才是有点不对劲，不过并不厉害。现在就是发作起来也比以前轻多了。一发作我自己心里就有数，只要看说话一唠叨，那就是毛病来了。”